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賽花鈴 第四回 俏丫鬟帶月闖書齋

紅生不見了《蝶戀花》詞那幅箋紙，再四詰問紫筠，紫筠忽然醒起，道：“那一日，祇有凌霄姐在此閑耍半晌，除非是他拿去。”紅生道：“他又不識個字兒，拿去何用。”正在猜疑不定，恰值凌霄持著午膳走至。紅生滿面堆著笑容，扯住問道：“前日硯匣底下有一張箋紙，上面寫著幾行字兒的，被著姐姐拿去，望乞檢還。”凌霄道：“這也好笑，我要這箋兒何用，為何向我取索？是那一日我家小姐在此閑玩，或者是他拿去了。”紅生道：“既是小姐拿去，煩乞姐姐討來還我。”凌霄也不回言，竟至繡房，向著素雲道其所以。素雲見說，即忙取出花箋，遞與凌霄，道：“我要這箋兒何用，你可拿去擲還了他，切莫與外人知道。”凌霄應了一聲，遂又趨出書齋，帶笑說道：“小姐說要他無用，著我送還了你。”紅生慌忙展開一看，卻不是前日的箋紙，又別是新詩一絕。其詩道：

鳥啼花落春將去，總是香閨腸斷時。

紅生看畢，暗暗驚喜，道：“原來小姐才情如許，深愧小生薄福，何以消受。祇是室邇人遐，使我一片相思頓添幾倍。小姐小姐，你但知鳥啼花落，乃是斷腸時候。亦曾想著淒涼孤館，有欲化之魂否。遂於箋後題詞一首，道：

人在曲房，仙洞惆悵，佳期如夢。青鳥帶書來，空把相思傳送。珍重珍重，盼煞隔牆花動。

——右調《如夢令》

紅生寫畢，也瞞著凌霄，道：“這幅箋兒不是我的，想是小姐錯把拿來。不敢相留，煩乞姐姐帶去納還妝次。”凌霄不知頭腦，便即取詞而去。

次日，紅生正在回廊之下徘徊獨步。忽見凌霄走至，紅生含笑問道：“姐姐此來，想必小姐更有話說。”凌霄道：“如今將原箋還你了。”紅生接過一看，卻又是一首新詞。祇見上面寫道：

庭院深沉人悄悄，幾陣狂風，斷送花容老。夢破翻嫌鶯語巧，雲埋咫尺書窗杳。未卜佳期何日好，秦晉空聯，反覺添煩惱。昨夜月明愁更繞，笛聲吹破關山曉。

——右調《蝶戀花》

紅生展玩數四，不覺歎息道：“誰想小姐如此厚情，一片幽思，已展於尺幅之內。卻教我旦暮間何以排遣。因想此事必須求著凌霄，或者得與小姐相見一面。”遂將素雲瞞著他，暗寄情詞之意，備述一遍。凌霄亦歎息道：“原來小姐恁般多心，連我也瞞著了。祇怕非我也成就不得好事。”此時，適值紫筠不在。紅生四顧無人，不覺情興勃勃，便將凌霄一把摟住。凌霄滿面漲紅，用力死掙，道：“快些放手，我若聲張起來，祇怕羞破了你的臉皮。”那紅生畢竟膽怯，惟恐叫喊，將手放松。凌霄乘勢掙脫，便一溜煙走進去了。紅生剛欲掩門，恰遇西苓走至，即邀進坐下，紅生道：“細觀仁兄，若有不豫之色，何也？”西苓歎息，答道：“我與兄聚首數年，今一旦遠別，能無悵悵。”紅生道：“有何事故，便欲歸去？”西苓道：“昨聞宗師回省，弟以正考見遺要先往省城告考。倘獲僥幸，則與仁兄同赴科場；若仍不取，有一敝友在京，就到北監營謀了。祇在明旦一別，後會難卜，以是不免怏怏耳。”其夜，二人唧唧噥噥的直話至二鼓就寢。

到得雞鳴時候，西苓即便起來收拾行李，向著方公與曹士彬，辭別而去。紅生獨送至十里之外，口占一詞為別。其詞曰：

亂煙霏遠樹，雞唱天初曙。一灣流水孤舟去，斷腸惟此處，斷腸惟此處。長楊已賦，休歎功名暮。□□日青雲路，卻因遠別增離緒。贈君拈俚句，贈君拈俚句。

——右調《東坡引》

吟畢，猶依徊不捨。西苓握手辭謝，道：“蒙兄遠送，足領厚情。此處已是十里長亭，就此別了罷。”紅生堅執再送一程，祇得怏怏分袂回到書齋。收拾琴箱，也要別了方公，暫歸長興省親，以便到京鄉試。遂即整衣，同著方蕙進至後房。時因方公臥病在榻，方老安人與素雲俱坐在床之左側。素雲見生，即欲回避，方公止之道：“紅家官人，乃是至親骨肉，哪裏避得許多。無論訂姻，即是表親，原該兄妹稱呼的。祇今以兄妹之禮見罷。”禮畢，即命坐於床之右首。紅生問道：“老伯尊體無恙？為何日尚高未起來梳洗？”方公道：“祇因昨夜冒著風寒，不覺舊恙復發。老年風燭，已是沒用的了。”紅生本欲別公回去，聞說有病，祇得耐住不言。少頃茶罷，忽聞桂香撲鼻，紅生便問道：“此時剛值季夏，為何就有桂花？”方公道：“此是你表姝房前的四季桂花，年年不待中秋，預先開的。”便叫蕙郎：“快去折一枝來與紅家哥哥，以作今秋折桂之兆。”連喚數聲，無人答應。素雲便自進內，折了一枝置於几上。紅生取花細玩，不勝欣喜。於時偷眼相窺，更覺情熱。祇恨人前不便道及衷曲，怏怏而別。紅生回至書房，把那桂花再三細玩，題著絕句三首道：

如來金粟布秋枝，仙子殷勤贈別時。

可惜清香雖不減，月明□□想思。

其二：

朝來何意忽相逢，陣陣天香帶曉風。

珍重姮娥親有約，一枝擎出廣寒宮。

其三：

丹桂何緣預放時，清香撲鼻最堪思。

深知折贈非無意，月窟期攀第一枝。

題畢，復研墨濡毫，用著楷書，細細的寫在一方素箋之上，以待覓便，寄與素雲。於時乃是六月中旬。當夜月明如水，紅生勉強飲了數杯，不情不緒，淒涼萬狀，獨自靠在欄杆，舉首看月。忽聞隔院紅樓絲竹競奏，嘻笑之聲不絕。愀然長歎道：“所謂歡娛嫌夜短，寤寐恨更長，信有之乎。”又向竹蔭之下徘徊了半晌，祇得進房就寢。翻來覆去，展轉不寐。將至二更時候，忽聞門上指聲彈響。側耳聽時，又微聞咳嗽之聲。便即起來悄悄的啟扉一看，祇見梧桐徑畔站著一人，上穿淡羅半臂，下著半舊紗裙。髮卷烏雲，眉橫遠岫。乃一十六七歲的美麗人也。曾有一詩為證：

二八最盈盈，含愁似有情。

西廂曾伴月，南陌解聞鶯。

逐隊依蘭幌，微歌發艷聲。

主家誰姓氏，疑是鄭康成。

紅生向前一看，原來非別，即是凌霄也。祇見笑容可掬，低低說道：“你看月轉西廊，夜已深了，為何郎君尚未安寢？”紅生亦欣然笑道：“不知姐姐在外，有失迎迓，幸勿見罪。敢問如此夜深，忽蒙光降，可是小姐有甚麼說話否？”凌霄微微搖首，道：“非也。”紅生又笑道：“然則姐姐來意，我已猜著了。莫非為著小生衾寒枕冷，有見憐之意麼？”凌霄道：“亦非也。為因月色溶溶，特來與郎閑話片晌。”紅生一頭笑，一頭伸手摟抱。那凌霄半推半就，憑著紅生抱進羅幃。原來祇繫單裙，遂即解松繡帶，一霎時雲雨起來。但見：

金蓮高聳，粉臉輕偎。皓體呈妍，約纖腰而掀翻紅浪；朱脣屢啞，倚繡枕而攪亂雲鬟。一面笑喘吁吁，嬌聲如顫；幾度綢繆款款，魂魄俱飛。正所謂：鴛鴦本是雙棲鳥，菡萏元開並蒂花。

有頃，皓魄西沉，雞聲欲唱，而兩人歡娛已竟。紅生又抱住問道：“蒙卿厚愛，生死不忘。但不知有何良計，使我得與小姐相會否？”凌霄道：“老安人防閑甚密。雖有諸葛，無計可施也。”紅生聽罷，不勝悵悵。

於時方公病已少瘥，為因試期將近，紅芳屢次差人催逼起身。祇得收拾行李，帶了紫筠，作別方老夫婦，前往金陵赴試。抵省之後，遍處打聽沈西苓消息。原來告考不取，已往北都去了。既而三場畢後，竟遭點額，怏怏而歸。先往長興省候父母，免不得盤桓數日。然後取路來到方家門首。祇見門上掛著孝球。及至中堂，又見舉家戴孝，生甚驚愕。忙問所以，方老安人出來哭訴道：“自侄兒去後，表伯的病體又復凶劇。以致藥石罔效，於五日前已經身故了。昨即差人親到長興報訃，想必與侄在路上錯過。”紅生聽罷，不覺哭撲於地。忙喚紫筠，置備祭儀拜伏靈前，哀慟欲絕。方老安人與素雲，亦嗚嗚的陪他哭了一場。

紅生自此，心緒不寧，哀毀骨立，兼值沈西苓北去未返，方蕙又因痛父過傷，臥榻不起。每日祇與方蘭同館，又是面目可憎，話不投機的。惟於風清月朗之夜，翻出幾張舊詩細細哦詠。方蘭看見，早已十分厭惡，又每每撞著紅生與凌霄立在牆邊偶語。心下狐疑。

一日，睜著紅生出外拜客，將書匣揀開，檢出那花箋一看，祇見都是情詞。詞尾寫著“賤妾素雲書贈”六字。看畢不覺暗暗歡喜，道：“我懷恨許久，正無發泄之處。誰想做出這般勾當，祇怕你也安身不牢了。”便拿了箋紙，急忙走進內房遞與老安人，道：“這紙上寫的詩句何如？請孀母細看一看。”老安人接過從頭看了一遍，慌忙問道：“你從何處得來的？”方蘭便把始末細陳，因說道：“這樣輕薄之子，原不該容他穿房入戶。那段姻事，叔叔前日亦不過是空言相訂，並不曾行禮納聘，怎見得就是他的妻子？今若如此胡行，弄出一個話把，豈不壞了方氏門風。就是孀母，還有甚體面。況這廝近來家業蕩盡，赤貧如洗，就使妹妹嫁了他去，難道是不要喫著的麼？”方老安人道：“你也說得有理，祇是一時不好遣發他。”方蘭道：“這個何難，祇消如此如此，便可以逐漸撒開了。”

原來方老安人，為因紅生家事單薄，原有賴姻之意。當下又值方蘭搬弄這場是非，心下十分惱怒，祇是不好曉揚。便即步出書齋，向著紅生吩咐道：“曹先生既已抱病回家，沈西苓又說北京遠去，你在此讀書，祇怕心性不靜。此去上南二十里之外有一個慈覺寺，倒有許多潔淨禪房。那當家老和尚向與我侄兒相熟，我今日備下盤費，著侄兒送你主僕且到那邊去暫住幾時，待先生病痊之日，就來接你。”當晚連連催促起身。素雲聞了這個消息心下駭然。一時間猜不出老安人是何主意，便取出幾兩零碎銀子，著凌霄悄悄的送與紅生，以備寓中薪水。紅生無奈，祇得收拾行李書箱，命紫筠挑了。自己與方蘭辭別了老安人，一直來到寺中。借下三間小小的書室，把行李放在右首一間，做了臥房。方蘭與長老送至房內，一茶之後，各自辭別去了。紅生在寺，聽著暮鼓晨鐘，轉覺淒惶無限，每每想念：“不知為著何事，平白地把我遣了出來。”又因急急起身，不曾與素雲會得一面。左思右想，心下十分不快。

忽一日檢點書籍，不見了小姐所贈之箋，方知被那方蘭竊去，決在老安人面前搬了是非，所以有此一番風浪。正所謂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